



杨杰

“老板不是人干的活儿。”几年前杨杰这么说，初平阳和易长安都觉得他矫情，数钱数出了筋膜炎，就抱怨有钱人的日子辛苦，典型的没事找抽型。后来易长安也做大了，手下招募的一帮办假证的小兄弟源源不断地给他送钱，他发现，收钱的日子的确没那么好过，你不能白拿人家钱，得操心几十张嘴，整天忙得屁颠屁颠的。初平阳没机会吃老板那份苦，对“不是人干的活儿”还停留在无知阶段，杨杰已经改说法了，“老板是机器才能干好的活儿”。血肉之躯扛不住。

昨天晚上刚从台湾回来，凌晨一点上床，整个下半夜都在那家玻璃工艺企业的车间里转悠，在梦里他把人家的雕刻机器又仔细地研究了一遍。保姆夏姐叫醒他时，他还赖在台湾的雕刻机器前不想走，那会儿已经上午九点一刻了。崔晓萱带女儿去了幼儿园，上午的课结束后，她要亲自帮点点请假；这是

那是小青手金春和朱砂滚子万东二位将军的守地。如果两天一夜不眠不休，第三天一早或可接近青州，就由那里渡河。他一直在想那条通往南国的航路、那座码头。

舒莞屏看看太阳，估计此刻该是辛辛阿二和三个人回返的半途。两位桨手等到这会儿一定焦灼不安，却又不敢弃船。那四人回到船上就会明白过来，然后将是一场拼命追赶。舒莞屏认定这几个人一旦进入无边的荒芜就会迷路，他们再无用武之地，只能在沼泽水汉间打转，进退两难。自己有幸在同文馆学过地理勘测，不会弄错方位。他最担心的是第二天：大营一旦传下快马禁令，南部山地的所有哨卡都会布下警戒，巡行马队也将出动。不过转念一想，又有一丝侥幸：自己也许不值得那些人动干戈吧。

太阳抵地，草野欲燃。这里是水汉沼泽的边缘，大小村庄依稀可见，远处的沙岭像巨大荒冢般出现在前边。舒莞屏感到饥渴，这一天除了匆匆吃过几口糕饼，未沾一粒一滴。夜里正好穿越村落，可此时最渴望能有一次畅饮。这个季节所有可食之物都已收入囤中，地上水洼不宜饮用。他在星空下疾走不停，声声自叮：忍住，咬紧牙关！他不敢挨近那些伏卧野地的小屋，把狗吠甩得很远。前边又有一个小村，犹豫片刻，最终走向村边的一幢孤屋。窗子透出微弱的灯光。一下下拍门，拍窗。灯熄了。“我是迷途的赶路人，想讨一口水。”他对着门缝喊几声，再喊。灯亮了，里面传出一句：“到窗前来。”是老婆婆的声音。窗子打开一道缝隙，闪着一双眼睛。窗缝开大一点，一只抖抖的手递出一

“淘淘”幼儿园的规矩，私立的，你出了很多钱，你就得为这些钱负责任，一板一眼照规矩办事，这钱出得才值。夏姐说，小文送了份文件，在客厅桌上。吃早点时，杨杰打开秘书送来的未来半个月工作计划要点，除了去淮海的几天日程空缺外，每一天至少有两件加星号的事要做。他给小文打了电话，务必空出完整的一周来，宽裕点，他想在老家多待几天，所有的活动都想办法往后顺延。

“可是杨哥，周四魏总的家宴请柬已经到了，”小文端坐在大班椅上，对面的天上是太阳，这个思虑周至的姑娘提醒老板，“魏总的秘书特地又电话嘱咐过我。一定要取消吗？”

“什么家宴，就是个流水席。”杨杰说，打着手势问夏姐，还乡的礼品都准备好了吗？夏姐点头，用她类似手语的手势说，一大早她对着单子又清点过，没问题。然后指着门外，司机贾凡已经站在了花坛旁。杨杰指指礼品，又指指贾凡。从张家港来的夏姐向来话不多，但会意极快，转身让贾凡把礼品先放进宝马车的后备箱里。“老魏最近有两单买卖不顺，情绪上不来，就以为自己抑郁了，整天担心自己会跳楼，非得让人前呼后拥夜夜笙歌才觉得不孤独。一把年纪了还玩过家家。”

“魏总已经在考虑我们新的报价了。”

“必须在酒桌上才能做成的生意，我宁可不做。”杨杰走回到卧室，拿出西裤和衬衫又把它们放回去，找了条牛仔裤和圆领T恤，边打电话边往头上套。穿衣镜照出T恤前面的四个字，“我很年轻”，被他的肚子顶起老高；转身出了房间，镜子里照见背后的八个字，“那是多年前的事了”。“咱们不能把谁都当爷供着。不少人已经被惯得没人性了。都搬妥了？同

志们对新地盘感觉还满意？”

“明白，杨哥。”小文说，声音一下子晴空万里，“大伙儿都挺高兴，宽敞，时尚，办公桌大得能打乒乓球了。谢谢杨哥给我的办公室，终于推开窗户就能看见阳光了。”

“应得的就不必谢。”杨杰走出家门，挂了电话。这栋花岗岩贴面的欧式联栋别墅分东西两半，杨杰住东边，崔晓萱现在更羡慕西边的邻居，因为邻居家门前有游泳池。杨杰对这种小玩意很是看不上。跳进老家的运河里那才叫游泳，这就是个洗澡盆子，一口气没憋到头，脑袋撞瓷砖上了。贾凡装完礼品，高高低低地耸着两肩在学着跳街舞。

“二锅头买到了？”杨杰问。

“有了，杨哥。”贾凡说，“全北京最好的牛栏山。上车。”

车往派出所开。“你应该叫我杨叔，”杨杰说，“我大你一轮还多。你叔叔就大我两岁。”

“我叔叔叫您杨哥，我也就跟着叫了。”

贾凡的车开得稳当。他叔叔老贾给杨杰开了五年车，最近阑尾炎手术，正抱着小肚子在家养伤，让侄子来顶一阵子。“这小子车技没的说，”老贾推荐侄子时一点也没替他谦虚，“就是贪玩，80后嘛。”杨杰看了他的车技，一分钟后就同意了。贾凡玩了一下停车漂移，启动，加速，急刹车，车钻进空当时甩了一下屁股，完美地停在两辆车中间。“不贪玩哪叫年轻人？就他了。”杨杰对老贾说，“怎么对你，我就怎么对他。必要的规矩我也不会客气。”老贾说：“那当然，年轻不是借口。”这孩子挺好，唐山人，一高兴就学乐亭话给杨杰听。说话不怯场，不像有些八面玲珑的年轻人，察言观色像个人精，当老板面脊椎是软的，一转身腰杆硬得像电线杆子，满嘴不着调地臧否前辈。



张炜（连载 107）

碗水和一块糠窝。

他顾不得道谢，喝一口水吞一口糠窝，噎出了泪水。谢过老人，再次疾行。仰脸找那颗熟悉的星星，啊，它还在那儿。“老院公，有一天我会去您的坟头，从头细说那场可恶的‘北煞风’；还有，我要讲出奶娘一直隐在心底的那个秘密。”他发出一阵低语，两眼滚滚。因为那碗水和糠窝，身上有了一点力气。他准备一口气登上丘陵。

三

避开大小路径，只循獾兔踪迹向前。他不断计算里程，想着如何避开巡行的马队。他想起憋儿，料定这个最熟悉主人心思的人，也难以想到自己会直奔山地，而一定要往东急蹿。他看看太阳，认为这个时候如果真有追剿的马队，必会封堵通向河岸的所有道路。他还是想一个人：憋儿。无法猜想这位贴身侍卫与自己重逢，比如狭路对峙的那一刻，将会怎样。

太阳西坠，山地变得陡峭。南行四十里，再折向东，只需小半天就可以看到那个灼烫之地：舒府西营。他全然没有想过在那里停留，因为所有与舒府有关的地方都可能成为陷阱。那里已成焦土废墟，这有点令人难以相信，却是真的。

他强制自己的双脚踏向西南，迎着那座高岭。夕阳烘烤的大山如同一面火壁，闪射橘色。他喜欢这种颜色。这个季节的山地黑得真快，他需要尽快翻过山岭。

山阴处十分难行。那些发白的地方是踏踩的小路，他要小心避开。天黑了，没有星光，无法判断准确的方位，只得凭太阳落山前看到的那面火色岩壁的位置，往西绕行。他想在午夜之前越过山脊。

攀上一道崖畔，两脚踩落几块滚石，咚咚声传出很远。他长时间不敢移动，屏息静听，然后轻轻挪蹭到一棵侧柏下。空中闪出星星，他努力辨识，发现自己已经偏离了方向，好像一直在山岭的北麓攀爬。他吸了一口凉气。从低洼的石沟穿过时，脚下发出碎石的挤压声，不得不放缓脚步。似乎听到了什么。驻足侧耳，风在树梢掠过。马上就要攀上河谷，那里有几棵高大的栎树。他想在树下歇息一会儿。刚刚驻足，倚住大树，有什么从高处哗啦一声垂落下来。躲闪已经太晚，原来是一面捕兽网，把人罩个正中。头脑嗡嗡鸣响，只管挥动弯刀，奋力挣脱。网绳勒住了他的双臂，无法动弹。黑影里发出几声嗤笑。

火把燃起。舒莞屏盯住围近的几个人，从打扮上看是山匪。几

“杨哥，我真有点激动，”贾凡说，“这是我第一次跑这么长的长途，一千多里啊，听着我就兴奋。对了杨哥，您要不嫌老，我就叫您杨叔。反正您别觉得自己亏了。”

杨杰拍拍自己的肚子，又拍拍后背，说：“还是杨哥吧。”他从后视镜里看见了三个明晃晃的东西，扭头看贾凡，果然右耳朵上打了三个小银环。他对着镜子指了指，贾凡看见了镜子里晃动的那根手指头，自豪地说：

“杨哥，这耳钉帅吧？朋友介绍的最好的师傅整的。”

“你要不介意，开车的时候我不想看见它们仨。”

贾凡扭头看看老板，“不好看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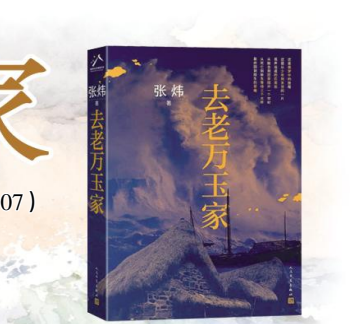
“耳朵就是耳朵，我不想在耳朵上面看见多余的东西。”一个男孩子长得文弱，他能理解，刻意地去哈韩哈日把自己弄得男不女，他不习惯。男人要有男人的样儿。我很保守，那就保守吧。

“很贵的，纯银。”“在公司干就得听我的。”杨杰说这话的时候为了照顾贾凡的面子，往后倚了倚，装作困倦闭上了眼。

“这么说，杨哥，您同意要我了吗？”

“八字只有一撇。”“谢谢杨哥。”贾凡左手掌方向盘，右手已经在摸索着摘耳环了。

这小子比他叔叔头脑还好使。老贾的心思他明白，一个小小的阑尾炎手术，哪需要兴师动众地休息这么久？他就想给侄子找个展示的机会，公司添了辆车，需要招个新司机，肥水不流外人田。车子开久了就成了老江湖，行万里路跟读万卷书一样，长不了智慧起码也长心眼儿。老贾把心眼儿传给侄子了，或者，80后小孩本来就这么聪明？（未完待续）



个人一拥而上，扭下他手中的弯刀。“你等何人？”他冷厉喝道。一个戴了豹皮帽的人答：“俺是网麋子的。”“那就放开我。”领头的环顾一旁，大笑：“你是什么人？为何走夜路？不怕磕了蛋？”舒莞屏答：“我是青州山南人，迷了路。”一个人上前撩起衣衫，回头叫着：“老天，谁有这么好的锦缎提花小袄？分明是个少爷！”豹皮帽绷紧嘴唇，低头捻动衣襟看了看，问：“到底何方神圣？从实招来！”

舒莞屏镇静自己，想尽挣脱之方，说：“我本山南大户人家，你等若行个方便，可奉文银百两。”一个人凑到豹皮帽跟前：“大营说北边跑出一头麋子，莫不是他？”领头拍手：“着！”他们立刻往他腿上加拴两道绳扣，把网箍紧。“从实招来！是不是逃走的麋子？”豹皮帽怒喝。舒莞屏闭上眼睛，说：“想得银子，就送我回家！”“那倒不急。网到大麋子还愁少了银子？”豹皮帽对几个人挥挥手：“走也！”

曙色将至，舒莞屏陷入沮丧。山匪将人揪紧，踏上一条起伏的小路。舒莞屏觉得这片山地有些熟悉，心中一怔：脚踏的正是连接两位将军防地的通道，是自己那一夜率军队飞驰的一条路！一阵绝望将人淹没。（未完待续）



陈彦（连载 61）

“不是矮了半里地嘛！”

“矮一百里地也不行。我要是烈士，非起身把这货挖出来喂狗不行！”

花如屏给安北斗沏了一杯茶，埋怨温如风说：“你少说两句吧，人家就是把叫驴弄进‘封神榜’，与你啥相干。”

“老子不服！他要是埋在派出所，陪着何黑脸，我屁都不放一个，可埋在烈士陵园脚下我就嫌恶心。咱打小学就年年被草老师带去扫墓，你安北斗也一样。现在我年年给爹娘上坟，还要去给娃们烧炷香、放挂炮。这下去不成了，把死驴埋在山脚下。我嫌臭，呸！”

其实安北斗对给叫驴申报荣誉，开始也是有看法的，勇士也是英雄，但最后他想通了，尤其是何所长那番话，他觉得说得特别在理。人的生命只有一次，叫驴的生命毕竟是献给正义追逃事业了，何况还有我们不掌握的信息。据何所长说，叫驴为派出所义务做了很多事，属于他的“舌头”。临死前还有立功表现，说以后会证明的。他就很快在这件事情上转了弯，并且成为给蒋存驴申报荣誉的积极推动者。也许我们把英雄看得过于神圣，甚至是天生的，就像电影、电视剧和戏里写的那样，从少年时期就好得出奇，有的竟然在十月怀胎时就有了征兆。可从叫驴身上看，英雄就在我们身边，兴许平常站得还比较靠后，有的可能还活得有些污秽、丧眼，只是在关键时刻，他一步跨到了最前边，那就是英雄了！这些话也没法跟温如风探讨，他恨叫驴不是一天两天，北斗村人恨叫驴，也不是一年两年了，都对这事嗤之以鼻。这就让安北斗越发看出了蔡表舅的高明。蔡表舅的最后诉求只有一条：把人埋在烈士陵园脚下。为这事也纠缠了好几个来回，蔡表舅甚至一让再让，同意低矮半里地，但需立一通比那位十七岁的排长矮十七公分的墓碑，永享后世祭奠。你不得不承认这位民间高手的过人之处。这个蔡表舅在乘小四轮拖拉机离开时，他是给鞠了躬的。

安北斗来温家主要是探口风，看温如风宽限一月的日期到后，都有什么打算。聊来聊去，温如风还是那些话：何首魁总没死么！安北斗说何所长颈椎和腰椎都摔坏了，恐怕得休息一段时间，最近无法破案。

温如风一边压面，一边扯到了“点亮工程”：“把七座山点亮，吸引人来看，那好看吗？勺把山让孙铁锤承包了，钱是挨家挨户集资的，不知又要让这哈屁给腰包倒腾多少进去！反正我是一分没给，他就是将来一家分个金元宝，我也不稀罕。何况让孙铁锤承头，小心家家户户将来连卵包都齐茬割了，半个蛋不剩。”

跟这家伙越来越没法对话了。好在他倒没流露出急着要出门的意思。上次说的再给一月宽限期也没提。大概是听说何首魁还躺在卫生院，脖子和腰上都上着箍子，动弹不得，案情没法推进，再加上地里麦子也快黄到梢了，估计再一月内也是不会出门的。

离开老鳖滩，他还有了一种轻松感。回到家里，他爹娘也给他上了一课，说让叫驴享受了这大荣誉，还立了碑，是给北斗村树了个瞎榜样，应该再理远些。他说本来想埋在他死去的地方，可那里是公路急拐弯，人都怯火叫驴，怕引发新的交通事故。加上家属也不行，人都死一二十天了，耽误不起。他爹说，虽然埋在山脚下，可一面山都显得不洁净了。我们年年都是要给那些娃娃挂青、烧纸的。娃娃们可是为打江山死的，二十岁都没活到。他说各是各的意义吧！他娘仍坚持说，叫驴摔死就是村里少了一害！

他爹又问他，镇上在满山岭上安灯泡，你咋没参加？他说他的任务是看住温如风。他娘就又唠叨：“温存罐有啥好看的？大大一个干部，一天就守着一个推磨压面的，丢人不？都说书记是你同学，还不给你弄一份赢人的差事干干。年轻轻的，是吃了没油盐的饭了！”他爹说：“让看就有让看的道理吧。”他娘却不依不饶：“一肚子书白念了，三更灯火五更鸡的。费了家里一坡的人情一坡的钱，到头来就守个烂罐罐，有啥道理？”

任娘再不高兴，他还是得把大炮筒子架着，每日每夜看看天，再看看老鳖滩。

那几日，他听见羊蛋、狗剩、骆驼、磨凳骑着摩托，架着喇叭，还在挨家挨户收“点亮工程”入股款。也见孙铁锤带领外面来的工程技术人员和村民，日夜连轴转着在勺把山上安装太阳能灯，噪声大得山摇地动、天翻地覆的。

想来想去，他又回镇上去了。

32 太阳能

南归雁这一个月几乎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，还有干不完的活儿。岳父要补过六十大寿，老婆咋都希望他回市上一趟，说她老爸从外贸公司经理位置退下来，身边人马上像演川剧“变脸”一样，官名都不叫了，端直称老黑，他岳父的确姓黑。

（未完待续）